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

第五回 買美婢妒心改變 見主母眾僕猜疑

話說秦氏討了一班女樂，同了巧珠到家，家人等到船候見，吩咐備轎三乘，馬一匹，同許雄夫婦與巧珠一齊到家，開了正門，抬至內廳下轎。秦氏見了家中，不覺淚下，對許雄夫婦道：「孩兒今生不料還有歸家之日，今能到此，皆爹母妹子所賜也。」巧珠道：「姊姊貴人，應有大福。妹子等不過稍效微勞，今蒙攜歸，大有榮施。」秦氏就叫開了花廳後內書房，端正許雄夫婦做房，然後同巧珠到自己房中，道：「妹子，本應另收拾房與你居住，但我與你情深義重，時刻不忍暫離。如今且同牀居住，以免寂寥，且待官人回來再處。」巧珠道：「如此極妙的了，只恐有污了姊姊。」秦氏道：「我與你自後便如一體，怎說這話，就該罰了。」隨即取出碎銀一包，付與巧珠道：「妹子，可稱五錢一包，稱十二封，二錢頭稱八九封。」又取出元龜絹十八匹、寶藍布十二匹，付與巧珠說：「少停家人小廝們磕了頭，妹子可拿去賞與他們。」巧珠道：「奴怎好要他們磕頭？又怎好拿姊姊的東西做賞賜？」秦氏道：「你也是主母，家人們怎敢不磕頭？至於東西，我與你總是一般的，方才說過，自後要視同一體，怎麼又說這話？」

正說間，老僕婦送進茶來，說：「夫人，京中幾時起身？」

起身時想已發過榜了，老爺幾時回來？」指著巧珠道：「這位巧珠」秦氏道「我也不曾到京，何曾曉得發榜、相公可曾得中？」僕婦大驚道：「如此夫人一向在那裡？夫人起身未及一月，就報來說？老爺復試取中第一。前日又報說老爺中了會元，報錄的昨日方去。難道夫人不知？」秦氏道：「我到山東就遇了強盜，從人俱被殺死，性命幾乎不保。幸虧這位夫人相救，又病了兩月，方得全愈。這夫人是老爺上京時，也在山東遇盜，蒙許太爺相救，許嫁成婚的。今與我結為姊妹，他的父母，我亦拜為爹娘。以後總與我一般服侍，不可輕慢。你可去傳諭各家人僕婦小廝等齊集廳堂候候。」

隨同巧珠到後邊，請了許雄夫婦，一同出廳。見家人等已都立兩班，秦氏指著許雄夫婦，吩咐家人等道：「這許太爺是老爺的丈人，許太太是老爺的丈母，又是我的結拜恩父恩母，你們快過來叩見。自後須要小心服侍，倘有使令，不許違拗！」

眾家人等見主母如此吩咐，齊齊上前磕頭。許雄連連來扶道？

「不消，不消。」早已磕了起來。秦氏又指著巧珠道：「這位夫人，是老爺上京時山東娶的，又是我的結義妹子，總是一般主母，快過來磕頭！以後總稱夫人便了。」家人等也上前磕頭，巧珠急叫：「不消！」已都磕完。秦氏對老僕婦道：「新夫人賞賜他們的東西，可去取來。」老僕婦取出。每房家人絹一匹、布一匹，銀五錢，小廝絹一匹、銀二錢，各各領賞叩謝而去。

只見蘇州媒婆同了十六個美貌女子進來，先是媒婆叩見了，便叫這些丫頭過來叩見主母。秦氏就扯巧珠一同受禮，又命叩見許雄夫婦。撥四個在許雄房中服侍，其餘十二個在自己房中服侍。吩咐備飯與張婆、鄒管家吃了。媒婆又說：「鄒管家要進來叩見夫人。」秦氏回了，就取出銀子，請許雄與來人交代明白，又在外賞媒婆、來人各銀四兩，各人叩謝而去。秦氏又取五百兩還了許雄，在外又補還醫費用二百兩。許雄再三不肯受，秦氏道：「父女總是一般的，爹娘要用，我原要送來；我若要用，原好來取，何須托卻？」許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權收在此，夫人要用，來取便了。」外邊送來夜飯，四人一同吃了，各各閉門安寢不題。

且說眾家人等看見夫人這番情景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個個懷疑，人人稱異。到裡邊關門後，大家敘在一處，紛紛議論不一。

有的說：「夫人向來十分吃醋，要算第一個妒婦。自嫁妒婦過門，不及數朝，就將家中丫鬢盡行賣去，誠恐引誘壞了家主。

後來聽得『娶妾』二字，足足鬧了三日三夜。今日何同一個美貌女子到家，說是老爺上京時山東娶的夫人？他不妒忌也罷，怎麼反拜他爹娘做父母，與他結為姊妹，一同帶回，又命我們小心服侍，說是一般主母，並稱夫人。世間那有這樣賢德夫人？」

且是出奇妒婦人所為，可不是奇事麼！」又一個道：「就是說老爺上京時娶的這句，更可疑。老爺出門未久，夫人隨即就趕了去，要娶也娶不及。況夫人做了一個夢，還不及到天明，即刻就叫船趕去，恨不得尋見夢中之人與他拼命。若真有此事，被他知道，不知怎樣吵鬧，怎肯反與他拜起姊妹來？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倒估著了。莫非此女果是老爺到山東娶的夫人，訪著欲與吵鬧，因身在異地，見他有父母相依，恐一時弄他不過，反輸一帖，故假賢慧，結姊妹，拜父母，他不疑惑，騙到家中，慢慢致死他的意思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一些不差，被你估著了。」又一年老的道：「不相干。夫人是性如烈火的人，未必有這般緩智。在路上或者怕他，忍耐住了；今到了家，還如何忍耐得定？叫我們去磕他的頭，並將東西與他賞賜我們，兩人又親親熱熱，同牀居住，一毫不像假意。況待他三人是假意，如何又費二三千金，買這許多美女回來，難道也是假意麼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便是。如此看來，我更疑心，莫不連夫人都是假的麼？」那老年的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夫人怎麼是假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前日看一本小說，據他說得有憑有據，我看來卻奇奇怪怪。若此事果是真，則今日之事就不可知了。有個秀才，姓王名成，父親早喪，母親陳氏尚在，母子二人，家中頗富。已聘馮姓之女為妻，一因年紀尚輕，二因王成恃著才高，似乎狀元已荷包內，要等中了，欽賜完姻，故尚未成婚。家中有四房家人，名王福、王祿、王壽、王文。那年大比之年，留王文、王壽在家，帶了王福、王祿，拜別母親，上京應試。一日在山村中經過，忽見兩個野狐在棵古樹上，拿了一本書指手畫腳的看。那秀才就取出彈弓，向他一彈，彈中了執書的手，跌下樹來，將書拋下飛跑去了。那一個就急急的下樹，要來拾書，被王成又放一彈，彈中那狐左眼，也負痛逃去。王成拾起書一看，見是一本天書，喜出望外，將來藏在胸前，當做至寶。

誰知那兩個野狐，是多年修養通神變化的狐精，見王成彈了他，又拿了他天書去，恨如切骨。且捨不得此書，兩狐就商議，將身一變，也變了一個應試的秀才，主僕二人趕上王成，一路同行同往，假意慇懃，隨成至契，希圖騙他的天書。那知王成雖與相好，將天書當做秘寶，緊緊藏好，如何騙得動！狐精無奈，更覺懷恨，隨騙他說：『長兄大才，必然高發；弟才疏學淺，恐不能附尾。難得一路相同，亦是緣法，欲與兄結為兄弟，將兩字籍貫住居，各寫一紙，彼此互執，日後相逢，庶不致視如陌路也。』王成不知其計，果將家鄉籍貫寫出，兩人對天結拜，甚是親熱，直至京中分手。

「誰知精魔騙了王成筆跡，就假寫了一封家書，竟說一到京中，就有王府見他才貌好，強招為婿，薦之於朝，就做了大官。又蒙皇上賜一宅第，甚是快活，接母親立時到家，同享榮華。家中聘定妻子，不能兩全，外寫休書一紙，令他別嫁。又說京中富貴已極，家中田屋有限，又無人經營，不如減價賣去。

所有什物，並存留賣不去的田地，可送與族中貧窮孤苦的人，托他代為照管祖先墳墓可也。寫完，兩狐又將身一變，一個變做王福，那壞眼的就變了隨從的，身上穿得十分齊整。來到家中，見了陳氏，口稱太太，將書呈上。陳氏看了，好不喜歡。

又細問王福，王福又說得天花亂墜。陳氏見得兒子的筆跡，又是自己的家人送回，如何不信！即刻開出屋單、田單，央人貨賣。卻好他間壁有個富宦聞知，連夜成契，又聽得他兒子興頭，恐要取贖，必要寫杜絕方成。陳氏又因兒子這盤興頭，也不想再贖，樂得多增些價銀，竟杜絕去了。只存得零星田數畝，捐在墳上，以作祭掃之費。所有什物傢伙，一時無處出脫，又不好帶去，都分散與族中親戚取去。又著人到馮家，請了親翁並原媒來，將兒子的書與他看了，深致多少不安，取出休書奉上。

馮老一看，氣得發昏，欲要發作，想王成已贅王府，料難挽回，忍著氣，接了休書，自同媒人去了。假王福又對陳氏說：『京中一應家人僕婦、小廝丫鬢，個個都穿綢著絹，身上總無一寸布棉，頭上帶的都是金珠珍寶，老爺吩咐賣了銀子，須多置些衣服首飾，穿帶齊整。恐一到京，王爺打發人來迎接，不好被他笑。要銀子到京就有，不足為重。』陳氏聽了，果然發數百金置買綢緞金珠，一家大小滿身做了，丫鬢僕婦都打著飾，家人各買鞋帽。色色停妥，便吩咐叫船。假王福連忙去叫了一隻頂號大船，料理各人下船後，便稟知陳氏說：『先從陸路進京報知。』騙脫身去了。

「帶來一個假跟隨打聽了他家備細，隨即先去，又變了一個王文，頭帶孝中，身穿白衣，八月初七晚趕到王成寓所，哭拜於

地。王成正開著枕箱，在那裡收拾進場物件，見了王文這般光景，吃了一驚，急急叫起一問，假王文訴道：『老娘娘自從相公進京後，日夜憶念，一病身亡。家中無主，丫鬢小廝終日鬼吵，小人急急趕來，來請相公早早回去。』王成聽說，大哭暈倒，嚇得王福、王祿扶住叫喚。假王文趁熱開箱倒籠，尋見天書。原來王成因進場難帶，正解下放在枕箱內，被狐精尋出，藏在身邊。見王成哭醒，便道：『相公且免悲傷，快些收拾回家。小人先趕回，候主人便了。』王成道：『家內無人，你正先行，我也即刻叫船起身了。』狐精取了天書，騙脫身大喜而去。

「王成心忙意亂，也無暇去查，急急叫船連夜起身。來到半路，王祿在船頭上，望見對面一隻頂號大座船來，船頭上坐著兩個人，遠望好像王文、王壽模樣，就對王成說知，王成走出船頭一看，座船已近，果是王文、王壽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叫喚。那邊王文等也看見小船內船頭後立著叫喚，正是家主與王福、王祿，都是白衣孝中，更是駭異，一面叫住船，一面稟知陳氏。陳氏也嚇慌了，伸出頭來一望，齊頭與兒子照面。王成見母親尚在，急忙脫下白衣孝巾，過船扯住道：『王文該死！』舉手就打。陳氏止住道：『他並無過犯，為何打他？』王成道：

『母親現在，他如何到京騙我母死，使我悲痛幾絕，場也未進，連夜趕回，是何道理？』陳氏道：『這也奇了！我何曾有病？

王文日日在家，何曾出門？我倒要問你，你前日著王福送書回來，說贅在王府，已做了大官，皇上賜你宅第，接我進京，同享榮華。你怎麼倒聽了誰人的話，趕將回來？又冤是王文來說，可不奇事麼！』王成道：『王文來不來，且再細問。母親說王福送書回來，說甚贅王府，又說做官賜第，這些話，孩兒一些不懂。』陳氏道：『王福現在，可叫來問。』王成就叫王福與王文對證。王福將王文一看，道：『你前日左眼瞎了，相公問你，說馬上跌下來跌瞎的，今日眼睛怎麼好得這樣快？』王文道：『我何曾進京，何曾壞眼，怎麼咒我瞎眼？我且問你，你前日送書回來，見你左手擋著，問你說是騎馬跌折了右手，怎反說我跌壞？』王福道：『這一發奇了！我何曾回家，何曾跌壞手？我總同著相公，一日不曾離。相公正打點進場，被你來一騙，急急趕回，場也未進，官從何來？』陳氏母子聽說，嚇得驚慌無措。王成道：『場期已過，不必說了，且回到家中再處。』陳氏就將賣田賣屋，什物散去，無家可歸了。王成又埋怨母親不該輕信棄產，陳氏又怨兒子？『如何寫字騙我！現有你親筆書來，如何不信？』急急取出原書一看，卻是一張白紙。

「王成方想起當初進京時，路上所彈野狐一個彈壞手，一個彈壞眼，如今王文、王福，一個壞手，一個壞眼，明明是這兩個孽畜變來報仇的了。只何以曉得我家之事，又何能假我筆跡？」王福聽了，說：『如此看來，相公所估，一些不差。這孽畜不但如今變我二人，想起進京時，一路同行主僕二人，一定也是他變的。』王成道：『何以見得？他彼時並未來騙我什麼，要變他怎的？』王福道：『相公難道忘了？他彼時必要與相公結義，又必要各寫籍貫住居，豈不是騙相公的住址筆跡麼？

況他一人壞手，一人壞眼，不是他變的是誰！』王成一想果然，急開枕箱取他所寫籍貫一看，更覺怪異，也是一張白紙，尋天書時，也不見了。眾人盡都嚇呆，速命撥轉船頭回家，另賃小房居祝陳氏又說起休書之事，王成愈加驚慌，帶了王福，急到馮家說明。誰知馮老聽說王成在外，就一頭大哭跑出來，扭住王成就打。王福相勸，也被亂打，就要申說，也無從申說。

原來馮老見了王成休了，要逼女兒另嫁，女兒守節，自縊身亡。

馮老要告王成，因他贅居王府，現在京中，料有官司他也不礙，只得忍耐住了，心中卻甚懷恨。今聞他到，故趕出就打。虧得親鄰勸住，王成方得說明，馮老又說：『你寄回家信，我也看見，還有你親筆休書現在，還要將這鬼話來騙我！』即忙進去，查出休書一看，卻也是一張白紙，方才明白此怪事。但女兒已死，不得再生。王成知道，也一路哭回，說與陳氏知道，母子又痛哭一常自後坐吃山空，連衣裳首飾家人丫鬢盡都賣了吃完，母子鬱悶而亡。你道此事奇麼！我想狐精變化如此，所以疑心夫人也是假的。」那老的道：「不要多說，就有此事，我們無從捉破他。莫被夫人知道，反要淘氣哩。夜深了，且各安睡，且看明日夫人起來如何舉動，就明白了。」正是？改妒為賢，人情難測。要知次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